

張大千傳

—探親



／王家誠

民國四十年春天返回大吉嶺，大千依舊埋首創作，並增添了幾隻印度猿。他跟溥心畬一樣，認為猿性情溫馴，像孩子一樣和人親近，不像猴子性情暴躁，具破壞性，二人一致主張猿是君子，猴類小人。

農曆四月，他又去了趟香港，為潘貞則和侄女嘉德返回上海設宴餞行，為女弟子馮璧池作〈脩竹美人〉。（註一）

三十七年前後，大千把繼嫂楊浣青送到上海西成里舊居，由她的女兒嘉德陪伴。浣青住慣城市，上海也與淞江的娘家相近。嘉德慣稱大千為「爸爸」而不稱「八叔」，她表示她們侄男侄女輩的，都是這般稱呼大千。為了報答善子對他的教導和照顧，大千也暗自盤算，一旦找到了穩定的落腳地方，定把寡嫂接出奉養。

農曆七月的一次大地震，天搖地動，猿啼鶴唳，景象極為可怖。一塊方桌大小的石塊砸落大千房門前面，發出轟隆巨響，所幸人、畜無傷；但也使他對這清流環繞，繁花似錦的世外桃源，失去了安全感。加以中華民國和印度已經斷交，駐印大使羅家倫降旗撤館，印度就更無可留戀。大千拋棄一些無用之物，整理行裝，賦〈將歸〉三首：

「長物渾拋盡，遲遲意未還，異鄉何所戀？古雪出蒼顏。」（二首之一）（註二）

到香港後，大千把家眷、所畜鶴與長臂猿，安置在九龍塘亞佳老街寓所。不久便隻身飛往台灣。

其時故宮博物院設於台中縣的北溝，由臺靜農教授陪同參觀故宮名畫，是大千此行一件大事。他隨身攜行的三寶：顧閔中夜宴圖，董源瀟湘圖和黃山谷書〈張大同行卷〉，像轟動台北藝壇般，使半生沉埋在故宮古蹟的專家為之震撼，一致認為是無價之寶。

停留北溝的數日間，日裡欣賞名畫，薄遊附近山景，晚上除了擺龍門陣，就揮毫作畫，留贈熱心接待他的故宮友人。

許多故宮名畫，他在北京時已經看過，驚人的記憶力使他稍一過目，便能分析畫中構圖、賦色，講解重要的題

為馮璧池所畫工筆設色〈脩竹美人〉，兩竿瘦竹採用白描手法，石綠色的坡石前面，一位秀髮如雲的古裝少女，斜坐竹前，腰際以左手握著右腕，就整體坐姿來看，多少有些不太穩定。大千自題：

「璧池弟問筆法，寫此授之。辛卯初夏大千居士爰。」

馮璧池面貌姣好，高挑身裁，大千雖是教學示範之作，似也施展出他畫人物給誰就像誰的原則。

及至由香港回到大吉嶺，又是多風多雨的夏秋之交。去年此際，他在風雨中傷足跛行了好一陣子，加以糖尿病加重和蜀中家人不如意的消息頻傳，使他情緒極為惡劣，今年天候、鄉訊恐不會比上年更好。

跋。他看得比較仔細並隨手筆記的是一幅署名仇英（十洲）的贗作。他認為出自高手的贗鼎，也有其可取之處。

談到敦煌面壁的心得，大千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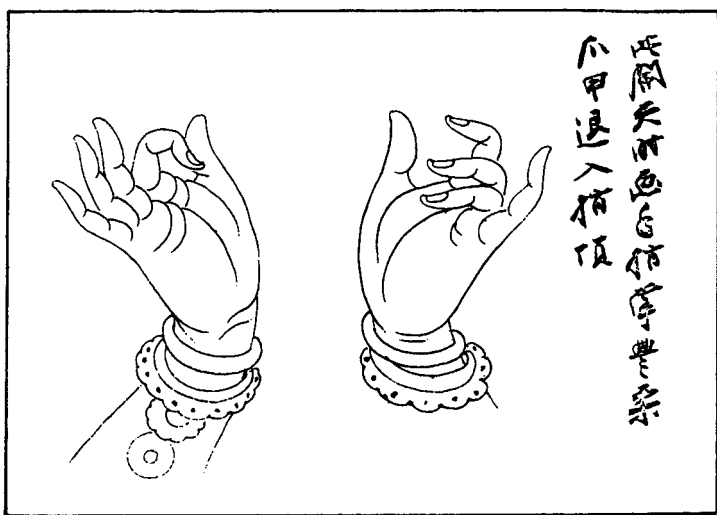
「別的我我不敢講，但是我在敦煌臨了那許多壁畫，我對佛和菩薩的手印，不論它是北魏、隋唐、不論初唐、盛唐、中唐、晚唐以及宋代，西夏，我是一見便識，而且可以立刻示範，你叫我畫一隻盛唐的手，我決不會拿北魏或宋初的手相來充數，兩年多的功夫沒有白費喲！」

在場的中央博物院專門設計委員李霖燦（後任故宮博物院書畫處長及副院長），聽到大千的話，心中一動。

其時李氏正從事〈中國畫斷代研究例〉論著，想從中國繪畫技法的演變，找出判斷創作時代的方法。大千以佛手印特徵作為斷代的依據，當是一種有效的工具。

數年後，大千已定居巴西，李霖燦始去信請大千為作北魏至宋代佛菩薩手印。大千抱病為霖燦畫不同時代手印十四幅，每幅都以行書註明手印的時代和特徵。第十四幅上，大千自識：

「命樛敦煌手印，謹呈十四幅，眼昏手強，與原作相去甚遠，所謂字經三寫，烏焉成馬也。庚子七月似霖燦吾兄。張爰巴西。」



圖一A 張大千繪十四幅佛菩薩手印之五（盛唐）

李霖燦收到手印圖，喜出望外，故宮同仁看了莫不贊嘆。霖燦不僅用作研究中國美術史的尺度，丈量魏、唐、宋、元人物畫的斷代，順利完成論著。其後國立歷史博物館遠從美國借展所藏魏晉六朝石刻雕像時，依據大千圖五的開元年間佛手印「爪甲退入指頂」的特徵，一眼便斷定借自大都會博物館的



圖一B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所藏中國龍門石窟佛手

〈龍門佛手〉，是從龍門石窟打掉的石灰岩佛手，創作於盛唐。（註三）（圖一A、B）

仲秋，寄寓台北陽明山國際大飯店，是他近一二年來少有的清閒與安定日子。

在一個風雨之夕，黃君璧來國際大飯店探視大千。兩人談興正濃，由從廣東採購到成都稅牛庵的各種名花，談到



圖二 大千為黃君璧所作〈水仙花〉

他們所喜愛的水仙，大千拈筆作〈水仙花〉圖，款題：

「辛卯秋日陽明山中風雨之夕為君翁道兄作。大千弟爰」（圖二）

在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擔任輔導員的舒適存（舍予），與大千寓邸近在咫尺，成了大千的常客。每日課餘必往談天說地，欣賞大千作品。適存出身軍旅，好談軍事。他見到大千為某夫人所畫〈時裝仕女〉圖，端莊嫵媚，意態撩人，贊賞之餘，拈筆寫了一首七絕：

「是誰妙手寫真真？意態撩人喚欲膺，恰是摩登曾七戒，也應顛倒看圖人。」

大千見詩，也大為欣賞，就請適存把詩題在三十六年所作〈時裝仕女圖〉上。適存謙辭。大千另覓紙當場畫一幅半裸俯臥的美人側影，自己先題一絕：

「兵家決算有誰同？置死還生笑汝工。何事春風帷幄秘，恰教寫入圖畫中。」後識：

「辛卯秋仲，陽明山中與舍予兄縱談古今，偶及淮陽陣法，戲作此圖。他日有輯茲山逸事者，亦一佳話也。」

接著，適存也把他的詩作，寫在仕女圖上。（註四）

大千在張目寒和弟子孫雲生陪同下，參觀新識國防部軍法局長張銑（澤君）在嶺頂的橘園——「覺園」。清新涼爽的空氣，千餘株結實累累的黃橘、靜謐及遼闊的視野，又興起大千隱居灌園的念頭。隔日即繪〈覺園圖〉一幅留贈張銑，款署：

「平戎萬字愚無用，種橘千株智可師，慚愧淮南賦招隱，小山棠桂我歸遲。」

辛卯八月同漢軍、目寒、雲生訪澤君老宗兄，為寫〈覺園圖〉博笑，大千弟張爰。」

直到二十多年後，大千隱居美國加州卡邁爾，仍不能忘懷參觀橘園的感動，寄贈以冬心筆調所寫墨梅墨竹一幅給張氏，上題：

「買山賣畫歸無計，問舍求田老更慚，多種梅花多種竹，略教風物似江南。」

環華庵俚詩寫景，澤兄芸樓博笑，六十二年癸丑三月十四日大千弟爰。」（註五）

同在仲秋，大千在陽明山上作前、後赤壁圖，隱涵蘇東坡〈赤壁賦〉，作〈水調歌頭〉和〈滿江紅〉詞，分別題在前後兩赤壁圖上：

「橫槊發浩唱，灑酒憶臨江，武昌

勝利後，此卷又經一次轉手後，見風便漲地連一幅吳歷山水卷合賣，索價三百兩黃金。經過一再折衝之後，大千才以三萬五千金單買下山谷書卷，較二十年前足足貴了三十四倍。（註七）

臺靜農受託之初也頗為躊躇，接著想到像他這樣寒士，從來未有貴重物品，想不至引起宵小覬覦，就埋在壁櫥內的舊衣堆裡，以免顯眼。

農曆九月的東京，芙蓉花紅一片白一片的綻放，成都的芙蓉花名傳海內外，因有「蓉城」之稱。前在大吉嶺時，想到稅牛庵南場，遣兒子遠自廣東採購的許多名貴花株盛放的景象，曾感慨無限地賦：

「百粵移家西蜀裁，殷勤澆灌得花開；花開誰念家山破，一任牛羊嚼齒來。」——南場（註八）

在日本觀賞芙蓉之餘，大千不免悲從中來，賦：

「爛紅繁白盡天斜，皂帽遼東護自嗟；不是野芳解留客，故山歸夢已無家。」——辛卯九月客江戶見芙蓉有作（註九）

△△△△△△
由日本回到台北溫州街台大教師宿舍，見「三寶」無恙，靜農、大千都鬆了口氣，及至重回香港，已經是四十年

夏口相望，山水郁蒼蒼。何處舳艫千里，當時英雄一世，斂手避周郎。成敗渺千古，人物費平章。……——水調歌頭（註六）

「……波聲起，岸千尺，寒水落，危岩出，曾幾時重到，江山盡識。杖屨已驚栖鶴夢，嘯歌欲動馮夷宅，有羽衣，歸去揖臨臬，逢疇昔。」——滿江紅（全註六）

詞氣雄渾，讀到的友人，對大千詞的造詣，莫不刮目相看。

暮秋前後，大千前往日本；裱畫、添購畫材畫具、會見中日友人。

臨行前考慮到瀟湘圖、夜宴圖和黃庭堅（山谷、涪翁）書〈張大同手卷〉這些永不離身寶物的安全，托付青年時期南京舊識，時任台灣大學教授的臺靜農保管。

其中〈張大同手卷〉，收藏過程，較瀟湘圖和夜宴圖更為曲折：

猶記民國十七、八年左右，他正熱衷效山谷書體，友人函告他有人欲售〈張大同手卷〉，索值千金。大千接信狂喜，以七日工夫由郎溪文修農場趕往上海。不意到上海時，手卷已經轉手，新藏主堅持非三千金不賣；大千仍想買下，卻為不喜新藏主轉手圖謀暴利的善子勸阻。

急景凋年之際，忽有子侄四人到香港找他。但究竟是那四名子侄，各方說法頗為紛歧。

依大千對謝家孝的說法，包括當年前往敦煌隨他臨摹壁畫的心德、三子心一、六子心澄和八侄心嘉。

他們未敘離別之情，都先表明立場說人民政府勸他回去；大千雖心疼子侄，卻臉色大變地說：

「你們究竟是要我這老頭子，還是要什麼人民政府？要我老頭子就留下來跟著我，要跟什麼人民政府，馬上就滾蛋。總之，你們休想騙老子跟你們回去！」

經過大千一罵，加上親情感動，四人一致願意留下。

北洋政府時代，稱閩、浙、蘇、皖、贛「五省聯軍總司令」的孫傳芳（馨遠）之子孫家勤，於民國五十三年冬前往巴西拜大千為師，學滿三年之後長住巴西，時時請益。家勤與心一友情深厚，據他所知，這次到港子侄包括七子心夷、心嘉、心澄及大千次子心智的兒子阿烏；家勤透露，四人是由澳門人蔡倡鑾帶到澳門，再轉入香港。心一則單獨由北京經徐悲鴻協助赴港，稍後心德由川赴港。

大千詩文集中，有〈答六侄〉（按即心德）五律一首，或可作為心德單獨入港的佐證。

另有〈喜聞八侄心嘉十二侄心一至港賦〉五律一首：

「久客吾何戀？鸞闈兩侄來，死生成遠別，鄉國有餘哀，含飯今知愧，焚囊舊惜才，幾年催急景，為汝笑顏開。」（註十）

從之可證心一與心嘉，是在大千返港前同來港埠，並不在「子侄四人」之中。又：四十一年秋，大千移家阿根廷後所畫〈波斯玉眼雪狸圖〉，題識中首書「有從者子侄後輩十人」；及查證謝著《張大千傳》，第十人可能是大千四女心嫻（淵），卻查不出何時赴港。也可能是最小女兒心聲，有人說民國四十年心聲出生於香港。

大千「四子侄」來港，為甚麼說法會這樣紛歧？原因很多：

大千親生子女，連同青年早逝、襁褓中夭折的共約十七、八人，大千晚年不諱言有時連自己也記不清子女名字；自然更記不清眾多侄男侄女乃至孫輩的名字。

張氏子侄不僅名號多，大千兄弟間過繼承嗣子女、侄輩不稱大千為「八叔」而稱「爸爸」，都使外人弄得滿頭霧水。以在海外一直掌持家務，為大千得力幫手的張心一而言：

心一為大千三子，長子心亮過世後，變成次子。心一大排行十二，又因

妻子楊浣青，曾於民國四十年左右（按，畫家周士心記為四十八年七月），攜外孫女段聰聰（嘉德之女）從上海到香港，勸大千返鄉，遭大千婉拒，並勸她前往巴西。楊浣青以嘉德無法出來，不宜獨留國外，終於重返大陸。

謝家孝《張大千傳》中表示，兩年後大千一面在巴西摩詰城租屋居住，一面在距城十八公里處修築「八德園」，得知楊浣青有意攜外孫投奔時，乃去信香港請高嶺梅設法接出，送往巴西。

到巴西後的楊浣青，謝家孝指只居住了一年多，便因心臟病發猝逝（註十二）。善子長女心素文中說繼母楊氏在巴西以高齡去世；聰聰送到美國學醫，到民國七十年左右已成專家。孫家勤指楊氏葬於摩詰城郊，其墓近年已被研究者找到。

大千自幼疼愛的女兒心瑞，民國五十二年夏，趁大千在港舉辦畫展，帶七歲女兒蕭蓮赴港探親，並隨大千到巴西住了一年多。

大千感到失望的是她沒有把最像一位舅舅（大千之子）的男孩帶來，以慰他思子之苦；又覺得三十六歲的女兒，性情已經變得不似從前，連七歲的外孫女也會不斷地向他「說教」，最後在父女誰也勸不轉誰的情況下，結束了漫長的探親之旅。

過繼善子名下，故大千詩題稱為「十二侄心一」。

心一天主教名「保羅」，有時寫成「葆羅」，家人暱稱「羅羅」，在〈大風堂同學錄〉中，又稱他為「張約」。

據可資參考資料，大千家人進出大陸情形，也很複雜。

民國四十年，大千有〈台灣寄內〉詩四首，其四：

「羅羅素紙筆，解識琴中理，國萃無賢愚，知止即君子。」（註十一）推測是仲秋前後由陽明山所發的家書。

可見心一到港時間，當在四十年秋天以前，在此之前善子次女嘉德也隨潘貞則到過香港，農曆五月即返回上海，而心一則就此隨同大千浪跡天涯。

女作家小民，和大千家是世交，保有張心德的結婚照（約民國三十四、五年間）。由四川省主席張群福證，新人兩邊的男女儂相，就是小民和她的丈夫喜樂。

令人感嘆的是，嬌美的新娘婚後僅三個月，就為腦膜炎奪走了年輕的生命。心德（比德）為文修之子，過繼善子，在大千心目中，諸多子侄中心德最有繪畫才華；同樣不幸的是離開大陸一年左右，心德就病逝在阿根廷的曼多灑。

小民於接受訪談時透露，善子續弦

其他如：民國四十年心智到香港與大千聯繫，因無法到台灣而返回大陸。大千晚年定居台北外雙溪，長女心瑞夫婦、次女心慶、侄女心素等，紛紛由大千資助到美國環華庵張心一家中探親，以國際電話和大千訴說近況和離情。

女兒、侄女中，只有嘉德於民國六十九年經報請蔣經國總統特許（要求大千絕對保密，以免招致困擾）來台。經過兩年左右相處，嘉德始終因女兒段瑞寄居香港無法入境而煩躁不安。最後大千只好托人把嘉德和在港的段瑞送往美國居住。

對大千，這種親情的表現，既是亂世中的安慰，也是無盡的煩惱。中共當局曾放話，只要大千想見到的親友，都可以儘快批准放行時，大千告訴謝家孝：

「哪裡是給我面子嘍，還不是給我老頭子增加包袱負擔；想想看，大大小小少說也有幾十口人，如果各個都要出來，由旅費到安頓生活，哪一樣不要錢，而且好多事還不是有了錢就辦得通的，人到哪裏都要辦簽證，否則寸步難行，你們看這些事，不是整我給我添麻煩還是啥子？」（註十三）

事實上，單是民國七十年冬，心素向雷根總統申請帶兒子到白宮，瞻仰她父親張善子二次大戰期間贈給白宮的

《怒吼吧中國》，就由大千資助她五千美金之鉅。

△ △ △ △ △

三十九年深秋大千首次阿國之行，地處南半球的阿國時當初夏，天氣暖和，景色秀麗，爲他留下美好的印象。四十一年第二次訪阿期間，除了選定阿根廷西部接近智利邊境的曼多灑作未來的居處，可能也去了趟美國；其後傳說他想將某些珍藏的古畫，尋找買主未成，可能就在此時。

他急於西向的原因：

幾個負有至港勸歸任務的子侄，反被他說服留了下來，長住距大陸咫尺之遙的香港，恐怕有些不便。

在香港應酬太多，不如海外能安心創作，也許還能搜求到流失海外的國寶名畫。

他說：

「我可以將中國畫介紹到西方；中國畫的深奧，西方人極不易瞭解，而近年來偶有中國畫的展覽，多嫌浮淺，並不能給外國人留下深刻的印象，更談不上震驚西方人的觀感！」（註十四）

移民西方的決心，使他至落葉歸根、定居台灣前的二十五年間，遊走於阿根廷、巴西、美國、歐洲和遠東的日本、台灣、香港之間。行蹤飄忽，正如他《紙鷲》詩中所寫的：

「看爾乘雲去，風狂未息機，忽然驚斷線，飄落欲何依？」（註十五）

文註：

- 一、《張大千的世界》圖五一。
- 二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二頁四一。
- 三、有關以大千佛手印圖為斷代工具一節，見《張大千先生紀念文集》頁八九及《雄獅美術》期一四七頁四六（從敦煌到龍門），李霖燦撰。
- 四、《張大千詩詞集》冊上頁三六〇。
- 五、與張銑交往見《張大千先生紀念冊》頁二七四（懷念張大千大師），張銑撰。
- 六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四頁十三。
- 七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頁一〇二（跋黃山谷書張大同卷）。
- 八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一一四。
- 九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一一三。
- 十、一首五律均見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二頁一十。
- 十一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二頁五三。
- 十二、謝著《張大千傳》頁二八一。
- 十三、謝著《張大千傳》頁四〇六。
- 十四、謝著《張大千傳》頁一一一。
- 十五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二頁四三。

圖註：

- 一、A、B、全文註三。
- 二、《張大千畫集》集五圖一七。